

藝文志

平定科名甚噪而能讀書著述者鮮自宋元以來
閒有作者其書既不傳而其人之底蘊固無由窺
見云至于詩古文技之一耳士或以此知名而舊
所載者幾居志之半繁紊殺雜固不能以無譏焉
今分爲二類而稍加別擇非必其信今而傳後也
亦以備一郡之文獻云爾

凡門二

書目

藝苑

書目

孟縣志有侯師聖仲良論語說一篇蓋據宋志採入伊洛淵源錄稱爲河東人朱子曰侯師聖論語解大抵明白勁正而無淡潛縝密沈浸醲郁之味則其爲書可知已自是訖于金元惟樂平楊雲翼周禮解最著而舊志所載謾著成集者往往有焉概未之見也要皆持之有故非徒然而已何可沒與序而錄之以俟他日書出當有如朱子之于仲

經類

論語說

宋孟人侯仲良著

周禮解

金樂平人楊雲翼著

周易解

明州人曹命著

律呂解增注

明壽陽人袁萬里著

黃鐘積算圖

袁萬里著

小學衍義

孟人閻順著

十三經記畧

孟人史永直著

史類

藝文志

續通鑑

楊雲翼著

大金禮儀

楊雲翼校

衛紹王目錄四十條

楊雲翼著

龜鑑萬年錄

金趙秉文楊雲翼同集

君臣政要篇

趙秉文楊雲翼同著

兩漢通紀

元州人呂思誠著

正典舉要

呂思誠著

鑑臣錄九卷

州人甄鏞著

二十一史雜錄

史永直著

子類

左氏莊列賦

楊雲翼著

老子徵

曹命著

黃庭經解

曹命著

靈樞經註

明壽陽人張縉著

子史要畧

明壽陽人閻芝著

集類

侯子雅言

虞仲夏著

沾山樂

金州人呂宗禮著

文集

楊雲翼著

介軒集

呂思誠著

嶺南集

呂思誠著

秦溪文集

元樂平人王構著

太古居集

明州人張修己著

中州集

張修己著

西軒集

明州人白思明著

蒲石山房文集

明州人李愈著

奏疏草

明州人張三漢著

高比齋集

張三謨著

奏疏草

明樂平人喬宇著

白巖集

喬宇著

奏疏草

明壽陽人吳玉著

詩文集

明壽陽人高可久著

修綆錄

高可久著

江簾吟

州人苗蕃著

天香咏

苗蕃著

中州咏

州人李玉書著

云定州志
林下草

李玉書著

汾署諸稿

李玉書著

夢花堂詩集

州人董筆著

竹松軒詩文集

州人張恩著

野唱集

州人耿綱著

曠觀園集

孟人武全文著

石和文集

孟人王海著

讀書管見

史永直著

鹿泉集

孟人武鄒錫著

馬上吟

武鄭錫著

雜類

懸象賦

楊雲翼著

句股機要

楊雲翼著

象數雜說

楊雲翼著

五星聚井辨

王構著

隘龕草

張修己著

克蒙稿

喬宇著

矜生錄

明孟人史文煥著

警心淺言

史文
煥著

日月五星志

張縉
著

東漢紀畧二卷

魏
鈞
著

務實諸書

孟人
閻
順
著

考古雜錄

史
永
直
著

藝苑

古文至明而衰蓋以凡股取士而以時文爲古文

宜其難也詩賦抑其次矣求其卓然可傳者亦鮮

今擇其體稍近古及切于時事比舊志祇存十之

三志者記也積記其事也于文原無取乎爾又求多哉

散文

唐

王起鍊石補天賦

天何言哉有闕則補持五石而是用俾四時而能取成乎圓象故資可轉之功定彼乾儀奚俟至堅之主所以裨覆燾仰周普磨礱入鍛成功豈濫于宋人繼綴爲勞至德何慙于山甫乾道甚明配彼

清真類鼓鑄而可致冀穹元而是營石不能言而助無爲之化天將假手潛因妙用而成則知媧氏之爲功也體物情立取法志生眇悠遠而求則象規圓而作程小大寧遺俾隨形以溥博差莪不墜皆投質于輕清若乃元造呈材神功效技他山以綴象帝自邇卿雲初觸當碧落以麗乎銀漢同流激清霄而節彼天象又元石質旣堅究勤勞而日月逝矣成廣大而星辰繫焉暖積素之煙尚疑苔點降如絲之雨終若溜穿觀夫圓則九重功惟百

煉眷無親而克敬當有道而可見言柔與剛崇高
是將運有徒于晝夜比爲炭于陰陽織女停梭受
支機于河漢荆人抱璞嗟韞玉于穹蒼補之伊何
以當其闕照悠悠于峻極驅鑿鑿于超忽想夫取
鍛之日排剛之時齟齬不安或表艱難之步清明
于外猶生錯落之忿正圓虛之廣矣下長風而淒
其是知補上天于鍊石蓋虛實之相資焉

薛道衡老君堂碑畧頌

老君感星載誕莫測受氣之由指樹爲姓未詳吹

律之本含靈在孕七十餘年生而白首以老子爲
號其壯也三門雙柱表耳鼻之奇蹈五把十彰手
足之異爰自伏羲至于周氏緜祀歷代見質變名
在文王武王之時居藏史柱史之職國朝屢更容
貌不改宣尼一覩嘆龍德之難知關尹四望識真
人之將隱乃發揮衆妙著書二篇率性歸道以無
爲用其辭簡而要其旨淡而遠飛龍成卦未足比
其精微獲麟筆削不能方其顯晦用之治身則神
清志靜用之治國則反朴還淳旣而鍊形物表卷

迹方外蜺裳鶴駕來紫府金漿玉酒讌衍清都
參日月之光華與天地而終始涉其流者則擯落
鬻塵得其門者則騰飄雲霧大椿凋茂非蜉蝣之
所知溟渤淺淡豈馮夷之能測盛矣哉固無德之
稱也莊周云老聃死秦佚弔之三號而出是謂遁
天之形雖復傲更之寓言抑亦蟬蛻之微旨頌曰
悠哉振古邈矣帝先四夷紀地几柱承天叢生類
聚廣谷大川至道靈運神功自然五精應感三微
相繼樹以司教執其象繫帝迹慙皇王猷謝帝上

德逾遠淳風漸替時乖漢泊俗異沖和尚賢飾智
懸法張羅內修樽俎外事干戈魚驚網密鳥亂弓
多真人出世星精下斗龍德在躬鶴髮垂首解紛
挫銳去薄歸厚日角月角天長地久小茲五嶽隘
此九州逝將高蹈超然遠遊青牛已駕紫氣光浮
元門洞啟神化潛流賴鄉舊里渦川遺迹古往今
來時移世易靈廟凋毀祠壇虛寂九井生桐雙碑
碎石惟皇受命迺神迺聖響發地鐘光垂天鏡宇

宙開朗妖氛蕩定曜魄同尊泰神取正流沙蟠木

鳳穴龜林異類歸欵萬方托心鴻臚納賚王會書
瑛青雲千呂薰風入琴化致鼎平家興禮讓永言
柱下猶慙太上乃見清祠式圖靈狀原隰爽境亭
臯彌望梅梁桂棟曲檻叢楹烟霞舒卷風霧淒清
僊官就位羽客來庭穰穰簡簡降福明靈至神不
測理存繫象太音希聲時振高響遐邇讚頌幽明
資仰敬刊金石永播天壤

陳子昂弔國殤文

丁酉歲三月庚辰前將軍尚書王孝傑敗王師于

榆關峽口吾哀之作此文天未悔禍兮熾此山戎
虐老昏幼兮人罹其窮帝用震怒兮言剪其凶出
金虎兮曜天鋒掃宇宙之甲馳燕薊之衝何士馬
之怫悞若雲海之洶洶河朔少年韓魏勁卒戈矛
如林白羽若月但欲蹈烏丸之壘刈赤山之旗聯
青邱之繳封黃龍之屍凶人猖獗姦險是憑蛇伏
泥滓蟻鬪邱陵哀哉將之佗勇兮無算畧以是膺
陷天井之死地屬雲騎以相勝短兵旣接長戟亦
合星流颺馳樹離山谷智無能施其巧勇無能制

其怯頓金鼓之雄威淪輿尸之敗業嗚呼哀哉矢
石旣盡白日頽主將已死士卒哀徒手奮呼誰救
哉含憤抗怒志未迴殺氣凝兮蒼雲暮虎豹慄兮
殤魂懼殤魂懼兮可奈何恨非其死兮棄山阿流
血積骨殪荒楚思歸道遠不得語降不戮兮背不
誅歿不賞兮功不圖豈士力之未殉誠師律之見
孤重曰壯士雖死精魂用凶醜爾讐不可縱我聞
強死能厲災古有結草抗杜回苟前失之未遠儻
冥讐之在哉嗚呼竟兮念歸來

按通鑑萬歲通天元年八月曹仁師張元遇麻仁
節與契丹戰于峽石谷唐兵大敗九月以同州刺
史建安王武攸宜爲右武威衛大將軍充清邊道
行軍大總管以討契丹右拾遺陳子昂爲參謀明
年神功元年三月清邊道總管王孝傑蘇宏暉等
將兵十七萬與孫萬榮戰于東峽石谷孝傑帥精
兵爲前驅力戰契丹引退孝傑追之行背懸崖契
丹回兵薄之宏暉先遁孝傑墮崖死將士死亡殆
盡武攸宜軍漁陽不敢進子昂因爲文以弔其稱
前將軍尚書王孝傑敗王師于榆關峽口蓋紀
也其曰降不戮兮背不誅又曰兇魄爾讐不可
若淡恨宏暉之遁而攸宜之不進始因文以見
者胡三省曰平定有兩峽石東峽石二戍通典平
州盧龍臨關關今名臨榆關在縣城東一百八十
里明志永平府隋平州又撫寧縣東北有臨榆關
故城舊有榆關洪武初改置山海關所云榆關峽
口當在此處原與平定無涉舊志採入藝文其誤
總由以平定之上城爲榆關凡他書稱榆關者概

率合以爲故實至其事之有無地之是非固不論也。因書于其後。附張佩芳榆關考曰：延論舊志云：平定古榆關郡。自思明重修州城，記以爲漢將軍韓信伐趙下井陘時，駐兵于此。因築城以榆木塞門，肆號榆關。然史漢皆不載其事。按隋書高祖記：開皇三年三月癸亥，城榆關，賀婁子幹傳授榆關總管十鎮諸軍事。榆關之名始見于此。唐書地理志：石城有臨榆關一名臨閭關。又云：營州城西四百八十里，有榆關。守捉城通鑑：武后萬歲通天元年秋七月，以春官尚書梁王武三思爲榆關道安撫大使。胡三省註曰：榆關在勝州界，與突厥接營州城西四百八十里，有榆關。守捉城所謂臨榆之險也。榆當作渝。後唐昭宗天復三年十一月，契丹王阿保機遣其妻兄阿鉢將萬騎寇渝關。註平州東北至榆關，守捉一百九十里。渝漢書音義音渝。今讀如榆。後梁均王貞明三年，初幽州北七百里，有渝關。下有渝水，通海。自關東北循海有道，道狹處纔數尺，旁皆亂山高峻，不可越。北至進牛口。

舊置入防禦軍募土兵守之及周德威爲盧龍節度使恃勇不修邊備遂失渝關之險契丹每芻牧于營平之間通典渝關在平州盧龍縣東一百七十里續通典宋白曰渝關關城下有渝水入大海其關東臨海北有兔耳山覆舟山皆斗峻山下尋海岸東北行狹處纔通一軌三面皆海北連陸關西亂山至進牛柵凡六口柵戍相接此所以天限中外者也金節要曰燕山之地易州西北乃金坡關昌平縣之西乃居庸關順州之地乃古北口景州之東北乃松亭關平州之東乃渝關渝關之東卽金人來路也關內之地平樂營三州自唐陷于阿保機改平州爲遼興府以營樂二州隸之號爲平州路金行程云自營州東至渝關並無保障沃野千里北限大山重岡複嶺中有五關惟渝關居庸可以通餉饋松亭金坡古北口止通人馬不可行車明一統志榆關在永平府撫寧縣東一百十里是榆關乃臨渝關在唐宋平州界與平定遠不相及而云平定有渝關者當是平州之誤

王緘封白雞山記

夫以玉燭搖光碧落曾懸于合彩金輿厚載丹邱
靈毓于祥音斯蓋運契星躔道符天意流淳化于
萬類動植咸熙抽勝策于九章華夷景服玉澤流
于上龢風悅于下故有雲連峭壁藹如畫之烟嵐
質異山梁翥凝霜之毛羽是知鳳鳴汧右千年而
山得佳名鶴降遼東萬古而地稱佳號我嗣晉王
珠履表異玉節傳榮廓氛祲于中原躋生靈于壽
域沈研麟史征南徒釋于三編擒縱龍韜忠武虛

譚于几陣劍橫大樹戟中小枝睦鄰而將外東征
俗富而民歌栖畝矧乎三清分派九合昇壇刑白
馬以會同盟致丹鼠而忘巨猾昔歲金橋之戰勢
掩昆陽近年沔水之征威符泥上豈謂重燃興燎
惡蔓猶滋豨跳將害于周禾烏合連羣于伏莽于
時躬提千乘途邁六辰行方結于魚麗路復經于
龍豎睨蒼翠之側于翳薈之中覩靈雉而低翔當
神騏之逸足可謂練舒皓色玉潔爭光有同于天
上飛來無異于目前化出花冠踴竦瑩瑩而朱點

雙眸霜翮素翅閃閃而雪翻兩翅嗣王祝之曰旣
瑞世瑞時可勿驚勿畏乃虛之以雕籠擁之以襟
袂忘十步一啄之心有帝扇后褕之意若棲于瓊

花枝上皎潔爭分或飲于水精壺邊晶瑩莫認人

命此擊也稅蠲青畝山封白雞前古之越裳入貢

効祉殷朝而今以晉王薦祥永光唐史緘學慙重

席世奉初筵背文總愧于色絲辭鄙應還于夢錦

山唯紀事用垂絲長佐命忠勳序列銜秩時天祐

十載龍集癸酉鴻雁來賓之月十五日記舊本字
多譌誤

無從校正
姑仍之

李譔承天寨記

易稱設險詩曰干城蓋陳述公侯藩扞王室也晉
東井陘者韓淮陰伐趙之路連天作險蹙地成隘
一夫奮守可以當萬人開皇大業賊臣總燕師者
踰盟津突函谷有竊天下之志時元戎薊公慮侵
軼于我乃申命開府張公奉璋嚴戎式遏公謀包
百勝雄入九城名烜赫大戎容彷彿麟閣既至登
鵲鵲洪中頂四顧而嘆曰敵在吾目中矣東其口

扼其喉茲乎遂度地勢龍山截谷築壘登峻
不日而畢吳繚崇牖于巖半百雉雲巖冠小城于
峯巔萬仞天削沿以樓櫓實以軍府鐵騎千匹虎

賁百計旌拂霄紅甲曜日白于是明之以斥埃嚴
之以賞罰使見可而出逐彼者易于轉圜知難而
守攻我者難于上天則雖雲梯地道班輪再生莫
吾及矣其發石也星落乎九天之上伐鼓也雷聞
乎六虛之表飲馬也洿池可吸而竭奮力也常山
可踏而倒豈止屋振瓦飛而已哉城成帝嘉之錫

號承天信承上天也由是南北千里東西兩鄉飛禽走獸不逾越矣

李謹妒神頌

昔介之推從文公出國有割股之恩後文公求之乃隱于綿山遂自焚死因號寒食而後人于此日不敢舉火其妹于冬至之後日積一薪烈火焚之以易其俗兒則焚火以示誠妹則焚柴以見志故謂之妒神唐大歷十三年游擊將軍上柱國李謹

撰并序其銘曰孔有異行宗之曰神匪害于物實

利于人元則禁火妹乃積善其爲佳節在乎芳春
今古千齡方圓日里德音無斃烝嘗不已祭具珍
羞服先錦綺所求必應高山仰止將軍塞下細柳
營邊晴開朝鏡霧雜鑪煙神理昭昭靈草芊芊紀
諸令範光武承天井陘西南太原東北妒神之水
澹爲黛色跳波噴浪如有可則古往今來源流不
忒興雲致雨侔造化力顯顯昂昂象君之德或祈
或禱永無休息神之歆之福善寧極

按延志王志皆載此文而陶志據李氏躍淵金石錄所載序頗異未知孰是附載于後粵若稽古徵

諸陳迹雖年移代謝而損益昭然是以宋玉高唐
之辭盛傳于南國曹王洛神之賦永播于東周莫
不事載圖書名標史簡晉東之美者有妒女之祠
焉其神周代之女介推之妹初文公出國介推從
行有割股之恩無寸祿之惠誓將畢命肯顧微軀
儀形飄殞于沒湮名跡庶幾于不朽後縱淡梅前
路難追因爲滅焰之辰更號清明之節妹以兄涉
嬰主身非令終遂于冬至之後日積一薪烈火焚
之以易其俗諺云百日斫柴一日燒此之謂也闔
境之內疇敢不恭順之則風雨應期逆之則雷電
傷物兄則還心以求合我則處室以全真兄則禁
火以示誠我則焚柴以見志唯兄及妹與世殊倫
傳曰介之推終不言祿祿亦不及渾天記曰嘗寒
食者爲助陽氣用厭火星所說不同互有得失其
來遠矣安可闕如縱因事之宜亦自我作古祭法
曰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東北
至土門之口西南距盤石之山方圓百里別成一
境天寶中以縣至青化國步循銀塗炭生靈焚燒

更新于往日性惟孤直虛見授于姓名行本堅貞
實堪垂于令範今幸邊塵不動海水無波葢爾小
戎曷足爲患昔虞舜至聖尚有苗人之誅殷湯至
明豈無葛伯之伐蓋以君爲元首臣作股肱飄飄
轅門屏藩王室乃命河東節度副大使兼工部尚
書太原尹北京畱守薛公諱某警此禁闈公掌握
衡鏡心韞韜鈴勢若轉規詞如泉湧運籌帷幄孫
吳詎可比其能料敵戎旃衛霍不足方其妙浙江
遠愛但美還珠汾浦來蘇唯欣去獸申命我承天
軍使節度副使前永平軍節度右廂兵馬使銀青
光祿大夫試鴻臚卿同山南東道節度經畧副使
上柱國黨公諱昇鎮茲巨防公天子忠臣元戎外
葺志惟清而惟謹行不諂而不驕往往任滑臺職居
忽統近歸本道位處專城投膠之義遠聞挾纊之
情久著自至止星轡再周路不拾遺人皆樂業
長筵繼日士忘其勞細柳垂陰衆歌其美水碾成
而永逸衆好雖傳軍井達而當閑伏波不竭君依

神以激福神依君以庇躬事勢相因理亦條貫固
宜書其已往播于將來貞石旣磨斯文可作真
泉湧祠下蓄爲碧潭飛入大河噴成瀑布湍濤崇
澗雜雷霆之聲溫雲披日類風水之會經淡寒而
氣蒸萬象處炎煥而清潤一川灌木扶踈引千條
而接影織苗霏靡爽高岸而隨風自古及今非軍
則縣未嘗不揆月撰日備其享禮春祈秋賽庶乎
年登巫覡進而神之聽之官僚拜而或俯或仰
而坎坎伐鼓五音于是克詣峩峩側弁三軍以之
相悅公之德也如此神之應也如彼且河北豐州
山西一道或衣以錦繡或奠以珍羞無晝夜而思
焉豈翰墨之能除咸以商者求之而獲利仕者禱
之而累遷蠶者請之而廣收農者祈之而多稔不
然則奚不能遠邇奔湊奉其如在蓋聞有而不善
謂之隱無而言之謂之誣又聞誇曰者尚奢慳心
者貴當承命述事敢不勉旃謹因退食之餘櫛比
陳其梗

繫也

金

趙秉文湧雲樓記

太安二年夏四月余來蒞平定登城樓而樂之樓
枕古榆關下建十丈旌表以五筵廣三之二窗闥
軒豁俯瞰閭閻旁引重山複嶺之阻左扼土門右
控大鹵太行犄之羣山迤之道京師而來歷汾晉
接秦隴走雲代商旅絡繹使驛旁午車摧馬括日
不半舍使人目寒而足慄悽然有去國之悲舉樂
之山晉陽之泊廣陽之故道并陘之故關地古天

荒岩淡樹老使人心折而骨悲黯然有懷古之思
若乃烟雲雨態倏忽明晦欄檻半晴野無完塊雌

蜺半空雄風千里絺綌以清郊廓汗泚秋空月明
飛光皎楹爾屋穿漏我居蓬瀛雪漲千山北風其
寒我纒而溫爾縷其單觴于斯詠于斯會賓友于
斯其亦有思乎古之君子內淵靜而外昭曠淵靜
則悔吝不生昭曠則不蔽于物其于居室也亦然
寔奧之處淵如也高明之居曠如也淵靜所以存
神昭曠所以知政靜以養恬動以應物萬變之來

了然吾曾中而不惑茲曠也祇其所以爲達也與
元

揭侯斯重修崔府君廟記

平定州古上艾距州治東三里曰長樂坊有崔府
君廟敕封護國顯應王不知何代賜也俗傳廟建
自宋宣和閒重修則金泰和閒也州里遠近之人
疾厲瘧札水旱災害凡禱于廟者輒應猶谷之于
聲形之于影斷斷然必著者也至正初元自春訖
夏六月不雨境內土龜坼禾稼殆稿民嗷嗷承務

卷之六

郎同知平定州事保保字國卿召僚屬告曰我輩
有此土之寄而坐視其旱穀不登上區國家賦入
之儲下罹民人饑饉之苦可乎乃于是月丁巳齋
沐如千人免冠跣足走廟焚香羅拜禱于像前明
日雨大降不淫不緇坼者以合稿者以蘇噉噉者
而憐憐也月禾或秀而未實或實而未堅猶頤然
望一雨之至而弗獲也復禱于廟如初禮雨亦如
初降秋乃大熟家獲戶歛公無逋租私有露積明
年春父老相謂曰吾民飽德而樂此者伊誰之賜

也遂命州人張淵以狀來求文以紀州牧之德以彰神之靈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彼有司者其能爲民之父母矣禮云禦大災捍大患則祀之

彼神明者其能救災恤患矣雖然苟神之靈非誠之至不感也苟誠之至非神之靈不應也神之靈矣誠之至矣斯可以言感應也按府君者邠州鼓城人父母禱于北岳而生府君唐貞觀舉孝廉仕磁州滏陽令晝理陽夜理陰一日與陽叟奕罷見黃衣執符言曰上帝命以玉珪玉帶冠衣召赴五

岳衛兵百餘人拜畢奏簫韶之樂又取白馬至府君命二子取紙筆曰吾將去矣遂書白字以逝世傳以爲白字碑安祿山叛上夢府君見曰駕勿別往安祿必滅矣駕還闕立廟封顯神護國嘉應侯武宗天下大水禱之卽止封護國感應公眞宗時封護國眞濟王今因求記故竝著其事以告邦人抑使後之爲州牧者知所敬知所法云

呂思誠土風記

輿地有書其來尚矣九邱雖逸而職方氏所掌亦

未嘗廢此州地當衝要實古名郡山川民物氓莫
可考豈非闕典歟國人皆曰可志愚按平定古并
州之域也三卿分晉地入于趙秦屬上黨漢曰上
艾屬于常山晉及魏改屬樂平樂平漢沾縣也後
魏改上艾曰石艾隋初屬遼州大業中割屬并州
唐復以屬遼州又屬受州受州廢還隸并後石艾
爲廣陽徙治榆關宋初用兵攻河東首下之遂升
爲平定軍以樂平隸熙寧七年廢遼州省平城和
順二縣入遼山縣以隸軍元豐八年復遼州縣還

舊隸金大定中升爲州今爲冀寧支邑而樂平隸
焉樂平東南六十里古受州又名饗魚西北三十
里承天軍東北九十里廣陽西南九十里章澤縣
故關東九十里廣陽東五里古上艾地冠山嘉山
西九里蒲峯獅子山西北二十五里白雞山東北
二十里晉王嗣昭過此獲白雉因以名之黑水嘉
河源在嘉山嘉河經于城中桃水下入澤發澤發
一名阜漿暨懸泉俱在承天軍閑閑有懸泉賦流
杯池城南二里許閑閑修禊所也介之推如女祠

在懸泉上唐高宗幸汾陽道出妒女祠下者此也
或云之推妹也英公廟東十里磬石邨李勣嘗爲
并州都督有惠愛故立之又曰本殷公也開山亦
嘗任石艾長宋祁修唐書避宋宣祖諱易曰英韓
信廟在故關牛相廟南十里牛相不知年世過山
下卒四賢堂在州治東北城隅宋曰思武金曰湧
雲今閑閑趙公文獻楊公遺山元公敬齋李公遺
像
在故名之也州之境東距井陘一百里西距壽
陽里與井陘相若孟縣北九十里遼州南一百里

平定州志
東北至京師一千里其土瘠其民勞其俗樸而質
其風慄悍尚有陶唐氏之遺風乎

明

趙景先六賢堂記

平定州有六賢堂金季咸稱趙楊兩先生爲二賢
總帥聶珪議建祠不果至元間知州劉天祿始克
成併升元李遂名四賢堂後人繼述迭升王呂自
四而五五而六焉趙秉文字周臣號閑閑蓋陽人
中金進士第應奉翰林大安二年知平定州建河

雲樓謨記刊于石手澤猶存除翰林侍講學士轉
侍讀拜禮部尚書知集賢院著易叢說中庸說及
諸子書刪集語孟解資暇錄并所著文字號滢水
集凡七十餘卷楊雲翼字之美樂平人金明昌閒
狀元及第與閑閑趙公齊名金宣宗頻歲南侵極
諫以爲不可兵出爲宋所敗宣宗悔曰何面目見
楊雲翼耶拜吏部尚書終翰林學士謚文獻評者
以爲百餘年大夫士身備四科者先生一人而已
元好問字裕之號遺山忻之容秀人登金進士第

爲左司郎中兼起居注元世宗召拜翰林學士不
就寓平定者十餘年有遣山集并樂府行于世李
冶字仁卿號敬齋樂城人登金進士第元世祖召
拜翰林侍講學士告老歸賜封龍書院寓平定者
數歲卒諡文正有敬齋集并樂府行于世王構字
嗣能號秦溪其先磁之武安人父青峯先生爲金
節度副使避兵西來遂爲平定人元世祖立國于
監學由監察御史除監丞陞司業與魯齋許先生
同定學規斯文是賴自幼以孝聞兩致白兔繞墳

之異改知寧晉縣有厓篋之盜聞先生名曰不可
累賢宰以賊歸主家因化爲善再除衢州路同知
逾月捐館詩文若干卷號秦溪集呂思誠字仲實

號介軒平定人登泰定元年進士第授遼州同知

調蓇縣尹毀淫祠興學校而民大化擢翰林編修

元文宗欲觀實錄力爭止之調國子監丞轉司業

除監察御史累遷至禮部尚書知貢舉拜中書左

丞知經筵陞翰林學士承旨又除集賢大學士兼

祭酒修宋遼金三史賜貂裘玉帶元相脫脫議變

鈔法先生謂祖宗成憲行之已久不可改忤脫相
左遷湖廣左丞脫相貶復召爲中書左丞時江南
漕運不至建議置屯田歲收稻粟三千萬石兩爲
御史中丞樞密副使三爲祭酒三入中書陞光祿
大夫大司農謚忠肅嗚呼六先生之賢也文章足
以經世事業足以濟時縉紳慕之如景星鳳凰學
者仰之如泰山北斗晉嵇康阮籍之徒清談無補
邀遊竹林時稱七賢何如六先生上師孔孟學務
知行六賢著號允爲稱情州人追慕立祠像也宜

矣呂忠肅公之子之辰秦溪司業曾孫王由謂
先曰近代太常世隆徐先生撰四賢堂記呂忠肅
公撰五賢堂記悉毀于兵燹今六賢祠像再建未
有記者敢以請景先家世業儒追慕先哲補員牧
守誼不敢辭謹錄六賢出處之大概爰刻石堂之
上

彭時崇賢堂記

平定州故有六賢堂祀金禮部尚書趙閑閑秉文
吏部尚書楊文獻公雲翼左司郎中元遺山好問

元翰林侍講學士李文正公治國子司業王秦溪
構中書左丞呂忠肅公思誠蓋閑閑官于斯遺山
文正寓于斯文獻秦溪忠肅則生長于斯者也迺
成化五年冬山西提學僉憲會稽胡君謚行部至
州惓惓以表崇先賢風勵後學爲心下詢鄉賢事
實于衆于是知州金臺陳志率儒學師生曹吏耆
民暨士大夫之家居者合詞言曰州有堂祀先賢
自前元始始名四賢後迭增而六焉今故刑部尚
書耿清愨公九疇本州東廂都里人實呂忠肅公

女兒之孫也名位與諸賢等宜進列于是更其扁
曰崇賢勿限其目以待來哲則那人幸甚胡君以
爲然遂命諏吉興工斥大祠宇以明年二月二十
五日始事三月十九日畢工遷六賢像皆南向以
耿公侑于左扁曰崇賢之堂旣成胡公率衆以三
獻之禮禮焉且令州吏具事本末介禮部侍郎襄
陵邢君遜之乘徵記予惟善爲政者常示民以好
惡向背之端而善教者亦必以風聲氣俗之近者
語之夫然後人知所勉慕故政易舉而教易成胡

君兼政教之職而能表崇先賢啟多士之瞻仰其
意善矣顧舊祀六賢卓然爲金元名士官于斯者
有遺愛焉寓于斯者有遺化焉生于斯長于斯者
流風餘韻猶有存焉跡其政事之善學行之高氣
節言議之偉咸可以廉頑而立懦廓猥瑣而振卑
陋堂而祀之宜矣若夫鄉于斯寓于他顯于我朝
爲州人所共知者有清惠公烏公博學能文登永
樂甲辰進士爲給事中言事務大體司鹺政毅然
以興利革弊爲己任比貳司寇副都憲以至薦陟

爲之長聲績益著中間雖嘗觸忤權奸被斥而直
詞勁氣不少挫究其剛正之行廉潔之守巋然與
諸賢相高進而配食亦宜也之六七公者衣冠像
貌儼乎如生自今州人子弟進而瞻其容儀凜然
起敬退而考其言行慨然奮發思與之齊則他日
人才之盛風俗之美豈有窮哉蓋必如是而後有
以副胡君啟發期待之意也雖然賦形爲人孰不
全天理之正以生而雜于邪妄者不少克治擴充
存乎其人有志者尚當遠求古之聖賢以爲法况

近者耶感發自近始而要之古聖賢盛德大業以爲歸斯善學已吾意胡君雖不遠以是告固未嘗不欲至之以漸也敢併記之庶學者知所勉焉

喬守几蜡廟記

平定舊有几蜡廟在州郭門之東屋室垣墉歲久圯壞弗稱揭虔意大梁蔡侯重夫來守是郡謁境內應祀之神顧瞻而嘆曰邦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蜡祭者重農祈穀之美制可恬然視弗加念耶是誠在我不可以緩乃親往規畫庀工鳩衆耆老

尚義者董其役以司出納凡百需給備具罔有匱
乏閱數月而告成爲正堂三楹龕如其蜡數左右
廡凡六楹拱以中門繚以周垣規制隆然而起頽
改舊觀于是州之人士請余文記之嘗考諸載籍
伊耆氏始爲蜡蜡有八先嗇一也司嗇二也農三
也郵表畷四也猫虎五也河坊六也水庸七也昆
蟲八也蜡之祭也主先嗇大蜡之時索鬼神而以
十二月合聚萬物勞農以休息年不順成則八蜡
不通先王立法仁之至義之盡所謂三時告勞一

曰爲澤者歷秦漢唐宋以來代有其祀至皇朝尤
崇是典祀之京邑祀之邦國祀之郡縣著爲令以
式天下報本追始之義大矣哉但吏于土者往往
靡知所重以爲祭非所先者謂之慢以爲非所當
祭者謂之庸慢與庸因仍相襲其廟祀之廢也固
宜夫幽明一理年數豐歉之所水旱札瘥之禱禮
樂具于此休咎懲于彼受斯民而牧之者其可忽
諸蔡侯今茲之役非徒爲觀美以要譽者亦非俾
吾民諂事以干福禱罪如他邑祀之爲者蓋將推

廣國家事神重辰之本意以惠養黎元其志不亦可嘉矣哉然此特其善政之一耳方來復有大焉者尚當特書之是爲記

喬宇孔子洞記

平定之西九里山勢秀拔者曰冠山元左丞呂公思誠書院舊址在焉士有肄業者恆僦居僧寺中太守孫君朝用在庠時嘗讀書于此每有興復之志而未遂暨謝政歸則書院已爲汪參政藻督州重修矣君見而嘆曰茲山去郡學甚遠諸士子終

歲弗克盡釋奠之誠匪設聖容瞻拜朝夕罔有慢
慵其何以厲學乃向書院南有巨石高丈餘廣倍
之中可剡鑿以垂永久遂捐資命工琢爲洞肖夫
子像以曾子顏子配又疊石爲二洞以備士類息
假游藝之所繚以垣墉欲與書院相表裏經始十
嘉靖五年春二月落成于冬十一月君書來屬字
記之或有聞而疑者曰夫子之道大如天地然晉
天率土皆廟祀以王者之禮其尊崇者至矣今創
洞以居無乃非幾于褻乎余曰二氏之琳宮梵宇

遍區內金碧鬖聖窮極侈麗至于溪山岩洞之像
設亦莫不然觀者不以爲異而茲以爲異耶或曰
彼之術售幻以愚人與吾道殊太山坵埴皎日燭
火有目者自能知之焉足以較等差哉余曰不然
宣聖之道貫古今如一日雖不繫于洞之有無但
學者講誦于斯食寢于斯瞻其容謁其位所以親
之也親則情至而摠趨對越之下殆有默契恍悟
于羹墻夢寐間者上而道德性命之懿亦由是以
進豈直科目之資而已乎象之彖曰養正聖功克

之象曰朋友講習是其感發興起之妙與親炙之者奚有閒耶况禮以義起因山之石以鑿洞厥功亦不費太守君取義于此可謂擴本于衆人之所未知而用力于故典之所未備者有裨于後學大矣若曰徒取觀美而已惡足以知太守之心哉疑者釋然而退因書以爲記

白思明重修上城記

平定上城最古地郡名榆關考之州志云肇自漢將軍韓信伐趙下井陘時駐兵于此而築斯城以

榆木塞門肆號榆關郡爲其城之地脈從冠山嘉
水來至是磅礴爲陵因而城之觀元遺山有冠山
移得近城頭之句可見幅員三里許高十丈餘州
治倉庫布按分司建于內而嘉水走乎其下登斯
城也遠視羣峯環翠俯瞰河流曲屈千房萬井烟
火相接行商居旅輪蹄旁午足以暢心志而遠視
眺壯哉一鉅郡也歷千餘年州人賴保障焉民到
于今受其賜仰其名而不替景泰庚午訛傳有警
迫甚民心惕焉罔措初欲逃匿山林巖穴卒依是

城保其無虞歷歲既久多致傾圮狐兔之迹交道
儀封吳公賢宰三河綽著聲稱巡撫唐公貞卓異
政蹟以聞上賜璽書褒之宏治甲寅擢守是郡越
明年政通人和巡撫都憲顧公撫按侍御邊公復
有旌擢之舉自是藩臬勸獎殆無虛歲今戊午春
政暇環相其城以修復垂久爲已任適撫按移檄
董之乃謀之二守邱縣李公時節判壽州張公瑀
吏目平涼陰公順同寅協謀乃役力于民採材于
山五丁朋一夫十日遞一班不竭民力不殫民財

自春二月始工戒以勿亟民乃不疾不徐不告勤
勤不妨民業夏四月工畢矣于是卑者崇缺者完
薄者厚四角有樓十步有鋪環列有磚磔奐然完
好矣是城之修例宜軍民互出其力今不勞軍民
而厥功告成巡按直隸侍御田公特命侷持禮幣
勸之其他善政不能備書營庄耆老耇友輔作倡
偕同張友厚等謁余請紀其事余已諱其巔末于
前矣竊有告曰士之仕也貴實心愛民建悠久之
業垂無窮之澤以永其譽愈久而不能忘也觀吾

州上城自漢韓信創築之民心慕之稱之如一日
今州中吳侯復修增拓之垂之悠久吾民之心豈
不以慕韓信之心慕吳侯哉俾後之嗣守者修葺
之庶斯城之不壞使後之思今亦猶今之思昔也
設或拂民情以從己之欲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玩
時愒日惟圖身家計不爲民生計視吾吳侯建愆
久之業而澤及于無窮者其賢不肖相去豈不甚
遠哉後之視吾記其亦有感焉

李念重修平定州城記

先王建邦設險城者所以防民域衆禁暴衝亂之
憑也故城復于隍爲易大戒城邢城周城虎牢凡
二十有九春秋必謹書之聖人之意微矣近世以
來上者恐傷費而振勵不舉下者樂因循而興作
是憚况省費好逸者民之情故亦難于謀始焉海
內承平日久城廢塹湮郡邑罔不若是平定者晉
之東鄙郡也卽山爲墉四面天險車不方軌羊腸
巉岩行百里許出故關達畿內并陘郡實三輔之
蔽也要害衝劇爲晉首稱故有上下二城上城僅

三里內設官府庫獄頗劇高阜下城九里餘軍民處焉約數千餘家顧歲久頽敗樵牧行道緣岡警創恬不爲虞嘉靖辛丑寇入雁門及會城旁掠屬邑遂至平定殘擄聲勢人不自保攜持妻孥入上城避狹不能容復有逸入山者則多罹荼害不測之變無備之毒也傷夫寇甫退分守大參文安肅庵王公行部至郡扶傷勞來號于衆曰寇情變詐疾苦風雨汝民素不知兵所恃惟守守在城池今寇薄城下城廢不守其何爲命復謀于郡之士夫

自東泉諸公咸以爲茲民命惟公是賴公毅然以
爲己任于是相形勢以卜基選才官以督役量家
籍以集衆毀淫祠以聚財廣遴揀以鳩工懸賞罰
以示信計程力以約期官民協心版築俱興公躬
罔憚勞月閱視者三四壯威武則雄樓櫓通溪壑
則構水門巖啟閉則固城圍防奔突則深溝池始
辛丑秋九月越明年壬寅夏四月告成計工而備
度材而取積漸而成費不出于帑役不勞于民罰
不科于罪民莫知其所出公亦不知所從出旣報

成工公視喜甚復以地利不如人和匪人曷守設
民兵數千以爲守吳邈才能驍勇有智謀者孫昇
等凡人爲之總教以視約束愚民莫省尚爲病也
歲凡月寇再深入視辛丑歲爲甚百姓趨走據險
依法以待寇不能入民悉安堵始感公生成罔極
之恩無已僉憲東泉白公思誠白泉白公鑑少參
山泉郝公元洪謀于念弟正郎愈曰肅庵王公之
官于晉也百廢俱舉晉民咸有寧宇平定固其被
澤之深者勞莫大于安民功莫偉于捍患恩莫切

于報德伐石紀功以慰民望惟我士夫之責乃屬
念爲文以記重不忘本記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

山川邱陵也國險城池關隘也兵險干戈馬矢也

人險德義法度也天險在時制地險在形勝國險
在高深兵險在鋒利人險在心同肅庵公之築斯
城也五美具焉智以始之仁以馭之公以服之信
以期之嚴以制之復能謀而守之故諸險備而民
命全也詩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王公之謂乎公
以名進士爲侍御按中土風采懋著擢蘇守擢兵

備均田破賊動皆奇中可爲世法至今蘇人思之
不忘平定城者公之遺愛餘澤也公亦罔有功焉
則所爲甘棠仰止沒世而不忘惟我民感報之情
後之補葺防範無墜公之遺者則又于良有司是
望焉公諱儀字克敬肅庵其別號云

楊思忠重修平定州學記

平定州學宏治壬戌儀封吳侯嘗拓舊基而廣之
規制詳備迄今七十餘載督學河南王公碑記可
考萬曆二年磁州楊侯來守是邦謁先師廟見堂

庶學廬俱圯壞乃喟然歎曰異端無益世道寺觀
增修趨赴者衆孔廟學宮宏化之地也廢墜若茲
顧可置而不問耶遂捐俸資若干圖所以崇飾增
修會巡撫安肅鄭公過郡諸生白其事公爲之允
乃發公儲餘貲三百金以佐其費由是士夫之達
禮與富民之知義者因而風動泉布雲集鳩工興
役乃修文廟七楹東西廡各二十楹戟門三楹櫺
星門三楹明倫堂五楹齋房十二楹拆故易新視
舊倍十之五以啟聖祠基宇隘遷于明倫堂右鄉

賢名宦列于戟門外東西相向各三楹又增神庫
書廚各五楹其射圃公廡號舍悉次第更新之丹
堊掩映郡之人士遊觀咏嘆而文教翕然益新工
始于萬歷二年春落成于萬歷四年秋于是學正
青縣潘君與其僚友暨二三庠彥徵余言爲記余
惟古先聖王育才養士各有其學而士之于學游
息歌咏未嘗使之暫離于仁義之言禮樂之道耳
聞目擊躬行力踐涵泳陶鑄以至于成德達材然
後內以淑身而外以待夫世用一旦出面任乎天

下之大生民之衆養之既有其素而思之沛然不窮迨乎世運叔季雅道凌夷先王之學政廢而不講鯁生下士剽竊記誦逐時好以干名位而治道人才遂不敢望虞夏商周之盛在漢則文翁之守蜀大造學舍以禮讓爲國而蜀之學士遂同于鄒魯在唐則常袞之治閩開設鄉校以儒行獎士而閩之人才至比于內郡傳曰學不可廢教所由興世之俗吏大都以錢穀簿書爲急務于風俗之本王教之端乃視爲彌文惟茲楊侯不牽于俗不謀

于衆繼軌文翁邁迹常袞簡冊書之垂千祀百世
而永以不磨雖然今皇帝崇儒重道超越百王向
者聖駕視學嘉惠孔族優渥文臣天下之士感激
響風無不刮磨爭奮思以自見于世夫蜀之于漢
閩之于唐皆荒服遠州得人振作則俗用丕變余
郡乃畿輔近地王化所及率先霑被吾黨之士遭
時致力合志同方上有宏文之聖主下有興學之
良牧居有常業食有常廩相與討論四代之治具
講明六經之法言復古道變今俗余于是望之楊

侯名梓號樓賓嘉謫甲子鄉進士盜陽世族廉靜
寡慾愛民好士爲今之良吏云

王宁平定州公廡記

平定州在禹貢冀州之野古太原之地并州之域
也粵自秦人罷侯置守不知屬名何郡漢爲上艾
縣後魏爲石艾縣唐爲廣陽縣五代因之至宋下
河東以廣陽河東衝要之地及先克復乃置平定
軍因而改廣陽爲平定縣金大定閒始升爲州其
所由來向已迨元沿襲舊稱百有餘年故爲郡爲

鎮世代各異隸此隸彼復無常制丁前元之季方
鎮尚強互相吞噬兵連禍結罔有寧日是以郡城
舍宇殆無孑遺爰及大明革命率土皆賓兵北渡
河所向風靡殘如也然後選擇循良撫綏郡邑兵
不離境民庶帖然我平定程侯宗道同知鮑公原
亨吏目喬公惟德披荆棘立州治不事苛刻政尚
簡易撫民庶不惡而嚴待賢士大夫恆而有禮勵
精求治去華尚實曾未越月四民景從信乎孔子
之言曰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越明年政輯民

和百廢俱舉乃卜公廡于城之良隅土燥而陽之
北卽其故基而構修焉凡輪材運甓効功獻技民
之營之若家私焉不踰兩月告厥成功故居官府
有廳集公吏有曹儲貨粟有廩宿上官有閣又起
傳舍于旁以候過使明不妨政也復構六賢堂于
城陬以尊民望營官舍募民居以省民勞若夫尊
前賢以勵後尚賢也悅近民以懷遠愛民也愛民
仁也尚賢義也以仁義說民則民說而誠服故以
之興役則忘其勞率以犯難則忘其死若侯等可

謂得民說之先務也後之牧守者能繼其志則能
嗣其政矣公廡有記豈徒然哉子是乎書

曹命重修平定州守禦千戶所記

命嘗觀紀事之史矣秦將王翦漢淮陰侯韓信唐
相裴度五代主劉暉皆統大軍駐于平定蓋地當
燕趙之交實一要害也我太祖高皇帝遇元大亂
天戈一揮底定九有于此猶有憂焉爰爲建守禦
千戶所聖慮夙遠矣按前記所建于洪武初至朱
武德公竹軒時再修之迄今又傾頽武德公瑞字

竹軒公之冢孫也適視所篆思繩祖武乃謂同寅
曰吾儕不得晨夕同晤言同從事者匪以所傾頽
故哉茲將一新之凡我同寅相勸恆于斯相規恆
于斯韜鈴之闡恆于斯弧矢之習恆于斯于吾身
心其裨益匪淺矣庶以守則固以禦則勝無負吾
職乎否則何以分聖君九重之憂徒足貽吾宗九
京之羞諸公以爲奚若同寅咸曰政不唯命瑞字
公首捐一年俸金諸公皆繼而捐之于是集陶人
工人計材之費募預付之植不旬日輿載擔負者

巍然山積于前卜吉旣獲則經營之公戴星而往
戴星而歸親董厥事凡五月而告成輪馬與焉誠
一壯觀矣亭一曰思補堂一曰威遠左有廡曰聖
駕閣有吏目亭卷局房右有廡曰巨盈庫有百戶
所卷局房中有綽楔一曰正心身有重門曰儀門
其右有獄儀門前榜曰守禦千戶所合之二十餘
楹中有古槐疎松落落菀菀可娛目也諸公嘉其
成乃徵文于命命固諸公素所忻懽者何敢以不
文辭爰詳記且願以言其一得焉夫慎終如始則

無敗事茲蓋始之矣永肩一心期以有終則所之
新于今日者當百年如一日德業之進浩若決江
河孰能爲之禦金湯乎四海無侮乎凡荒特易易
焉耳命老矣猶冀諸公受天子之寵命鵠印纍纍
紫綬若若也如曰姑足以注一時之耳目恐非所
以自期也非所以慰國家也非所以嗣祖德也望
以慎終勛旃

葉士元創建文昌閣記

余之縮符蓋茲土也撰袂登車顧瞻周道千峯嵯

峨而蔽空萬壑紆徇以瀉玉怒石激濤鶴立颯出
直令人觀接不暇殆所謂古塹天險三晉雄鎮哉
下車問俗民好悍語以理民好爭諭以讓民好奢
教以儉剔蠹釐弊去而革心一時遂無大作奸犯
科者暇則退與多士橫經譚藝削去膚言獨抒名
理每令尋濂洛之派以撲洙泗之源不得以章句
溺志莫不彬彬雅化焉惟是嘉靖以前科第繇密
三十年來退遜不啻過半母乃風氣與頽之際前
人未慮及乎歷訪誌堪輿氏僉謂上城東南五里

許宜樹高貌文運可還余往徘徊其上東北望燕
趙西南聯會城固晉之聚靈處也于是捐俸而購
之甃石爲臺臺上起閣上高二丈下濶百餘步華
簷綺棟飛翠凌霄內塑梓潼帝君像傍構三楹爲
椰廚圍以素垣西作馳道而下之又日給廟祝米
粟奉香火計工肇于萬歷己酉三月十三日竣于
本年五月終聚材鳩工不勞而成一登眺閒形勝
在目羣峯環拱盤桓如帶山川亦峻發其奇地靈
人傑從古識之唯吾多士鑪錘藝林博子取精索

于用物煥然而雲漢蒼然而彝鼎文之傑也砥礪
廉隅母以羶易素母刻方爲圓粹然而琪璧巍然
而斗山行之傑也文之本也藏器待時文明應運
龍蒸虎變與前詰爭後先庶幾不負創建心已多
士得無意乎多士得無意乎余不欲寢其傳因壽
之貞石思垂不朽云

郭紘三義廟碑

平定州萬山中地氣高寒其神多靈去州十里許
曰義井通秦晉燕趙之衢有三義廟其神爲蜀昭

烈皇帝備關壯穆公羽張桓侯飛馬廟不知所

立居民依以爲安凡商旅人出于下者皆有所禱

至取其神之弓矢負以往四方無不得神之祐及

其歸也或以錦囊盛其弓矢具特羊以告廟至冬

之月割牲漑酒張樂薦獻者無虛日神可謂靈也

已嘉靖十年辛卯絃有事如晉還宿新興僕夫感

異夢焉明日父老數輩遮馬請曰維廟有石凡二

十餘年土民相傳以它辭誣神而罔知所自待先

生有以碑之絃乃下馬拜于庭且進揖父老曰絃

少讀陳壽志知昭烈爲涿郡人張桓侯亦涿郡人
關壯繆爲河東人方漢陵遲昭烈以帝室之胄起
兵交結豪傑于二公恩若兄弟始曹操據鄴虎視
天下三公必嘗往來于此然廟之建豈無自也今
去漢才千餘年史策燁然俱載其事豈可以他辭
誣之是必奴婢小人薰灼如劉平龐德者知有曹
袁而已也父老曰民罔克知惟先生教之紘曰余
莫知其他在昔徐州牧陶謙人傑也將死謂其別
駕糜竺曰非劉備不能安此州陳元龍孔北海皆

一時丈夫之雄曰當今立功立事惟劉使君耳至

于袁公路四世三公海內所歸以塚中枯骨健之

豈不義而然耶論人以成敗而不以義是以他辭

紛紛也凡人之所以自立者義也義所可取雖夏

殷之天下以湯武得之而不爲過苟所不當取山

棲淵潛如巢父許由有餘樂焉乃其義耳公旣造

衰世以義出矣何者而非所取則璋之狂悖荆之

我土取之孰爲非義或以是要之乃有它辭與曹

操者陰賊愷狠人也平生以鬼蜮之資鼠鼠狗竊

自以不取漢鼎爲周文王而人信之是舍尊食豆
羹之義豈可以方公漢季人才孰先孔明于昭烈
顧命數語凜凜霜日不愧君臣之義而操之死也
子孫滿前乃畱連婢妾至爲分香賣履區處衣物
然後有以斷其奸何者其生也忍于盡國巧于殺
士及垂死之際涕泣伊嚶真性乃見士可以成敗
論哉嗟夫惟義不疚惟權不流于大智有以行之
四日之矜又何足道也夫事往矣然今之人亦或
有多行不義如操者視面目于肆志之時覽是寧

無愧哉可監已可監已若夫二公虎臣號稱國士
雖臨難邁屯折首致命而終不踰大節人莫不以
義與之百世廟祀乃人心之義有未泯也既以復
父老又爲詩系之辭曰漢左將軍師惟勤王赫赫
明明仗鉞北方英雄雲從義聲所至炎精旣燼帝
命不毗紫色鼉聲天紀是千百世未遠乃泯其言
畏蜀如虎視操如鬼鄙夫紛紛式瞻有愧

孫九疇創建義勇武安王廟記

壬戌歲余始蒞平定由郭西北適省遙見新廟建

岡壠上迺下車瞻拜則漢壽亭侯今賜義勇武安
王像也廟貌設而丹堊未備門廡立而暨茨未完
若作而止將有待者顧咨左右曰鄉大夫蒲石公
所改創而木而石而陶冶咸易諸簾罔資諸氓者
也適歲弗登未美輪奐茲轉豐稔億續前緒矣余
領之去逾三載今夏四月蒲石公持狀示余曰王
舊廟卑隘弗堪嘏祝歲已未卜吉余遷諸高爽約
卽秋季畢厥工矣請記之以垂永久余讀狀大都
言冥符顯應表始創之謀委身範世彰秩祀之典

祛諂崇正昭歆格之道正殿五楹以妥侑得其所
翼室兩廡各六楹以儲蓄適其宜後寢三楹翼室
各二楹以居守因其俗由大門而階而升又由門
而級而登室各三楹騎從扇鑰以綜理申其矩余
因拱而言曰公斯舉也不亦盡禮乎不亦盡制乎
夫掄才飾具靡不周悉可以言制至當之謂順而
罔祭非其鬼禮孰大于是禮制盡而建廟之義協
矣抑王解人也謂祀于晉宜也然而肖像殷薦遍
四海延萬禩者何耶竊謂天下有不可逃之分人

心有不容僞之性秩分莫大乎敦倫盡性莫大乎
辨義敦倫辨義莫大乎君臣綱紀之重夫方漢灰
弗燃羣雄鼎沸曹瞞挾天子以令諸侯昭烈受密
詔而圖討逆此統系幾微之辨邪正取舍之分士
宜知所擇矣而當時抱藝求售者苟其願可酬率
卑阿腆鮮忍辱効力或一旦事勢危矣卽去如脫
屣無所顧忌夫亦以義利之殊久曠人心而事使
之宜失其天性彼惟知利己之便而已奚暇審其
是哉惟王獨事昭烈依依不去卽流離困苦曾不

二其志卒成三分之業死生以之此豈爲利祿而
効忠耶嘗聞王嗜觀左氏春秋徹夜不倦夫春秋
明大義嚴大分之史而左氏聞人得聖門傳心之
要法者也王當兵戈倥偬之餘少暇輒玩視之此
必神會其旨趣者故得諸心見諸行事君臣之倫
是非之別真知允迪有非一毫利害所能搖奪是
故始而識帝胄之當事而不失身于匪人繼而識
事變之當權而甘報効以歸主終而識討賊之不
容緩至于捐生而不惜此之謂敦倫以秩分此之

謂辨義以盡性達之而勇而武皆無所爲而爲者也彼孟德輩者初不知僭竊之非義責之効忠亦僞焉耳已奚足以王儼哉蜀史以國士評王然謂王爲天下士可也夫以王純忠全節秩分盡性彪炳當時照耀後世故精英不爽有感必應若蒲石公所指陳亦孚格之自然耳而因盡禮制以創廟崇祀夫豈直以一二奇應而私報稱也哉方今寰海內外廟祀王者不止千億而皆祈祝靈應則王神存萬世人心無斁也宜矣又豈直一時之報稱

也哉公之狀可繹已蒲石公姓李氏愈名乙本進士歷官知鳳陽府其偉行大政茲不敢贅書若建廟原狀則刻之別坵云

延定之天寧寺重修正殿記

州治之東有寺曰天寧寺蓋古刹也不知創于何代入我朝永樂中亦嘗修葺歷年既久瓦木朽腐殿宇傾頽上不可以祝延聖壽下不足以聳人觀瞻寺僧惟祥語于衆曰我輩奉釋教者寺之做廢至于如是咎將誰歸詢謀僉同承事惟謹徧謁州

之士大夫暨諸鉅室量力助資貧者願爲力役聚
材督工終日不懈凡百處置皆有其道始構正殿
六楹前後十二皆以石爲之欲其堅且固也宏治
元年僧昭廣于殿之前山門之內東西復構伽藍
堂各六楹惟祥弟子昭定繼成其事粧飾佛像五
尊繪畫殿堂兩壁華簷散綵紺瓦飛翬綺棟凌空
彤雲麗幄巍然壯觀爲州勝槩登斯刹也居則高
明遠可眺望山川繚繞雲林掩映使人蕭然有塵
外之趣惟祥師弟子釋教可謂不負矣竊觀天壤

之閒陰陽之理古今之事無有不對待無有不循環也治亂相爲倚伏盛衰相爲消長廢興相爲往覆卽此一事可以驗人事可以驗世道餘可觸類而推矣是殿之修經始于成化二年丙戌落成于宏治七年甲寅昭定因其事竣欲立貞石以垂永久請余爲記夫道二善與惡而已矣性本相近而習始相遠習于善則善習于惡則惡善惡分焉有入孝出弟謹身節用濟人利物奉公守法此習于善者也行險徼倖放僻邪侈強梁好勝矜傲奸貪

此習于惡者也天道至公而無私善者福之而淫
者禍之畧不假貸使善者聞之而知勸則必益殫
乃心增修德業惡者聞之而知懲則必改絃易轍
洗濯自新凜若上帝之監臨儼若神明之昭著凡
有血氣者莫不敬畏承奉而成起其好善惡惡之
心某也善我可爲法某也惡我可爲戒無忝爾所
生無愧于光天化日之下于世教民彝不爲無益
嗚呼善惡報應捷于影響凡我州人可不勉乎可
不畏乎予嘉惟祥師弟用心之專而喜其事之有

成也敬書此以記歲月

陸溪浮山遺竈記

平定之山以浮名者二故稱東西浮山云東浮山在城東五十里餘卽女媧氏補天之處其煉石竈尚存山多產石炭勝他產而所產諸色石亦可燒云予嘗荒唐補天之說今適其地睹其跡于是召其土人問之土人曰然又問之土人之耆宿耆宿曰然已又問之學士大夫學士大夫又曰然予曰何謂也時僉憲白君實之曰是遺俗焉可徵已凡

吾平定之人環而家者以千萬計而附州者尤密
今州居之家復以百千計歲上元之夜無論小大
家家置一鑪焉當戶高五六尺許實以雜石附以
石炭至夜煉之達旦火焰焰然光氣上屬天爲之
赤至于今不廢也是之謂補天予聞之始悟而未
有以發也遂過樂平與太宰白巖先生喬公談浮
山及此予以爲此蓋史氏之徵詞也要之實理固
亦有然按媧皇之興繼太昊而誅其工是時火德
中微生民甚樸想夫茹毛飲血之外日出而作日

入而息爾固未能盡火之用也况鴻荒初開材木
鮮少樵薪之利尚微而附麗之幾猶隱媧皇乃崇
物宜前民用是故制此以通昏黑之變輔烹飪之
宜所以開物而成務蓋曰補天之所不及爾後世
所謂焚膏繼晷燭火代明亦斯義也此誠贊化育
之一端聖人繼作舟車宮室之制安往而非補天
也哉補助也贊也未必盡寓彌縫修綴之義謂因
其罅漏而補塞之讀者不以辭害可也後世方士
家本列子之言以爲燒丹接氣之術故神其事世

遂惑焉公大以爲然云此可破千古之疑予許爲
作辨而未有以復也聊記于此

趙南星還金記

己未二月張伯顯之子青雲跨驢將有所適至州
城南曠野中得遺金四百餘兩歸而與伯顯伯顯
曰姑俟之將必有求者俄而樂平驛丞盛姓者憚
憚然來曰吾領帑金子太原府貯囊中使一卒乘
馬載而歸卒醉失之奈何則遍禱祠廟伯顯旁睨
之微笑衆頗怪之驛丞苦甚則曰之州時判官趙

署州爲之遍繫所過主人及旁舍携之無所得伯
顯知其非詐乃過州門使人報拾金者在是衆猶
以爲戲伯顯曰是豈有戲哉因入報伯顯出其金
付之驛丞及卒及諸所逮繫叩頭謝判官庭拜之
曰是真不可及俄而遠近老幼男女舉知之無不
驚歎上官皆以匾旌之伯顯名景星平定州人趙
子曰余向爲二子求師于延慕竹使君使君稱伯
顯州之世家清白相禪伯顯于諸文學中經行無
與比余延之來相與處數年莫得其一言一動之

失則真君子也夫世之人有不好利者哉其取之
之道三曰勢曰力曰智古人之制字也與以貝而
爲貴勢之說也戎以貝而爲賊力之說也才以貝
而爲財智之說也三者皆盜也劫與竊之分耳勢
爲最下竊乎則有孟嘗十發之客劫乎則有跖躡
之倫人之于利苟能得之何所不可爲哉况夫金
棄于地而已獨遇之殆天與也其孰能舍旃夫常
人之視財利也不啻性命君子之視性命不若廉
恥之重假使伯顯得人之遺金而錮臧之間啼號

求之者而伴爲龔成何伯顯梁甄彬嘗以學就人
質錢後贖之于東中得五兩金還之後爲益州參
軍同列五人武帝戒以廉慎至彬曰卿昔有還金
之美故不復相規彬事正與伯顯類至達于九重
彼其時崇桑門之教俗有知尚清廉哉伯顯非還
金而不能不還金也以世形之而見其不可及耳
舉世溷濁亦我輩之苦是以伯顯之事不可無紀
余親張玉田爲陳畱宰其子羅賢適自任中歸爲
余言頃過延津之沙門店主于李元之家聞丁巳

之夏磁州驛吏王世英自開封府領帑金三百餘兩飯于元家遺其金去元使人追之不及翌日世英來持以與之世英願與中分毫無所受夫旅店整設以通往來人有飲食馬有皂棧晨昏矻矻若專于爲利也者乃一旦得三百餘金而不取豈不異哉近有兩進士計偕北上時至一店中得金若干無何一夫一婦來問絕不應夫婦痛哭而去皆雉經于官柳之上此夫乃一指揮與其妻入京襲蔭攜金賂當道者也而忽失之故不能活厥後兩

進士皆不誣終由斯以談還金非爲清廉而已乃以救人之生命仁莫大焉衆口稱之鬼神聽之其身與子孫必獲福慶而世人莫能爲也余因伯顯併記李君之事使爲善者有所激勸焉時庚申七月也

甄敬嘉靖年重修人祖廟碑記

州治之東小橋舖有人祖廟廟之始在州東南浮山之上歷年邈遠不詳所建土之人每旱潦必禱之輒應故環山數十里無大小崇奉于神最嚴且

信于宏治十一年鄉民趙鸞男才文以路險阻乃
卜地邨西草建分祠歲久傾圮其孫趙卿復捐金
充拓一新之爲殿四楹廡八楹門二楹廟貌益尊
乃請爲記余嘗徵郡乘祠之神爲太昊伏羲氏女
媧氏炎帝神農氏黃帝有熊氏土人云昔洪荒之
世爰有神人相遇各據一山約下磨石合之則爲
夫婦是生人類故云人祖亦不自知爲何神也山
有臍帶草青幹赤葉兩山自巔及趾草一道徑尺
有恩披靡下垂謂磨伏壓所致此其言誕妄俗淺

無足信者然余嘗至其地屢觀諸草信然豈其地
產偶異遂附會其說歟郡乘謂卽女媧氏煉石補
天之處遺竈尚存山赭色石中空入水不沉其名
浮山以此若火之融結然也按平定諸山咸產石
炭昔燧人氏鑽木取火火食始興則石火之利其
起于女媧氏乎史稱女媧氏與太昊氏同母生而
神靈佐太昊始制嫁娶以儷皮爲禮正姓氏通媒
妁以重人倫之本民始不瀆夫婚媾者生人之始
風化之原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正在于此所謂

人祖者正本此而言乃遂訛爲夫婦又爲謬說以飾之耳又按史稱神農氏始藝五谷嘗百草黃帝氏始教民蠶制衣服夫上古神聖繼天立極創制利用皆爲天地立心生民立命其最者生民莫重于男女養身莫切于衣食然則微四聖人生民之類滅已久矣其通祀之爲人祖固宜抑以見父老傳稱固有所本而溪山窮谷之間地逾天空野祠杳藹人淳俗朴遺說荒唐尚可想像太古之風也余旣嘉趙子之誼因爲正其訛謬以詔鄉之祠神

者其協力助工則先大夫冠山府君其鄉民等列
在碑陰

單允昌朱一統傳

朱公諱一統字饒泰號霞淑平定州人由鄉貢士
筮仕華陰有令聞崇正癸未五月移蒲城偉貌修
髯音吐宏亮屹然山立不可犯又善謔談言微中
輒解人頤昔闖炎熾甚公嚴飭守禦綱目俱張十
月六日關門陷晝夜坐城頭繕守具每譚及時事
艱危輒慷慨言曰今日只楚守不可守只是死更

無二義異日公等自當知我心也十一月省城陷

降旗遍豎左右微諷之曰某降矣某降矣某降仍

得某官某降新陞某官公瞋目曰此各自裁豈吏

部堂上論資格地耶曰盍去諸公曰不怕負愧朝

廷豈不怕負愧此心賊檄至人愈惶惑環立勸納

欵公潛然曰君等于親我輩有真爺孃在奈何欲

呼反賊爲爺孃我分必死汝輩怕激賊屠城去畱

任便時按臺金公駐節朝邑二十六日公擬東行

赴告爲秦庭之泣而三四惡少欲奪印降公手劔

叱之曰此頭可斷此印不可得語朝奸黨愈欲劫
公降公給以退食更衣抱印投衙內皆并死先是
井口狹小公命擴之衆莫知其故蓋其致命之志
之死靡他固預定于城頭立譚數語矣此十月二
十七日事也年四十有二士民視含殮顏如生每
月夜哭聲遶井旁淒切動人當事者聞于朝先帝
嘉其忠誥贈陝西按察司僉事廕一子入監讀書
單允昌曰逆闖之變遠方死難者余不盡聞吾陝
則有撫臺馮公師孔按臺金公毓峒長安令吳公

從義中部令朱公新越公獲與諸公遊獲與諸公
同見先帝于地下先帝生時知公死則死而見公
其知公當益甚于生生爲名臣死爲明神吾知月
夜并旁當不復聞終宵之泣也嗚呼公其善處死
也夫公其永不死也夫

國朝

張恩重修文廟記

自大聖人以素王爲萬世師而學校星布于天下
以故郡邑牧長博士諸生莫不望黌序以步趨而

政學各得其宗蓋教射者示之鵠教戰者示之旌
仰宮牆而思學道猶之射侯鞠旅布三乏而建七
星也吾州學宮據城之東北前映玉屏戟門爽塏
壁池宏敞舊頗稱爲勝致因歷載滋多墮靡不治
材朽圯蝕鞠爲茂草者蓋數十年于茲矣前郡伯
眞州劉公諱孚嘉整理大殿粗具規模尋以內遷
去未獲大竟其業洎廣寧何公來守此土綱目畢
張首先文教朔旦謁廟之期輒周覽堂序而惓懷
曰廟貌未新何以妥神靈而光黜豆于是捐金糾

役諏日興工楣椽燹燹之朽者易之丹雘鬚聖之
墁者塗之殿廡門牆視前制倍加巍煥而春秋釋
奠之辰復增紗籠燈燭以賁文光掩映輝煌金碧
燦爛郁郁乎美觀也哉夫學校王化之本吏治之
源也昔任延立校宮而武威有儒雅之士鮑德超
橫舍而南陽稱禮樂之風他若文翁富袞建學倡
文而蜀山閩海之間卒能變陋俗而臻上理可知
識治體者惟其急先務耳公自蒞任吾州程肉多
土蒙養稚髦既已身作型範口振鐸音矣乃復葺

理學舍以肅觀瞻非沉潛于學道愛人之訓而淡
知爲政之本者恐見不及此豈易得之簿書錢穀
中也耶雖然公非獨宮室之敝是葺將亦士習之
敗壞是修今自廟貌重修以來薨棟翼然而增其
閔彤彩旖然而增其麗從此吾郡之秀出編氓步
武孔轍者相與仰門牆歷借序升堂入室如聞辟
雍之鐘鼓而文亦若增而絢氣亦若增而揚志行
亦若增其堅固完好士習之新且與宮牆而竝煥
焉是則公崇文之至願爾凡我同人尚其共修厥

業以稱塞公之雅意異日者踐文石履赤墀出爲
清廟明堂之棟梁以翊襄

聖天子文明之化人必且按籍而指之曰此其冠峩嘉
水之毓秀與實賢大夫興學所造士也公之播德
于吾州豈有旣哉諸紳士咸曰是宜壽之石以誌
不朽命余小子特紀其事云公諱錫祿字萬鍾蒞
郡九載多善政今薦陞本府西路司馬時勤勞其
事者則學正永和楊公諱廷棟訓導臨汾蔣公諱
宏緯理合并書

王祖庚補葺環翠亭記

州署東北隅高阜之上有亭曰環翠形勢軒豁峯巒拱抱臨眺間有離塵絕俗之槩洵榆關之勝地也前守張公諱慎者創修之中亭三楹東西舍各一編自康熙二十四年距今六十餘載殘廢已久余于昨歲小春來守是邦撫今懷昔不勝悵然興言補葺而未逮也今年春出俸錢三十緡庀材鳩工缺者完之圯者修之坎坷者平治之始于仲春下浣匝月而告竣悉仍張公之舊葢易爲力亦不

忘所自也公退之暇登高遐覽庶幾心神怡曠不
爲塵滓所蔽塞豈不快哉爰題其額曰超然又得
句云城隈曲水千層碧郭外環山萬點青書以懸
之柱閒誌其實也亭坡之東間植松栢若屏障焉
雖然待其翳鬱成陰參差掩映于雉堞間爲茲亭
之勝賞者當在數十年後乎余于其時已不知何
往矣人將笑余之癡愚耶抑笑其癡愚而踵事增
華耶余不得而知也特筆之以紀歲月云

王祖庚後環翠亭記

是亭也初不知始于何時亭之中有木簡書張公
諱慎者新建由今溯之幾六十餘載而郡又無志
可考遂以爲張公所建也近檢明萬歷時志云創
建于宋名思武樓大觀四年州尉高更名湧雲元
至元二年改建爲堂祀金禮部尚書趙閑閑秉文
吏部尚書楊文獻公雲翼左司郎中元遺山好問
元翰林學士李文正公治國子司業王秦溪構中
書左丞呂忠肅公思誠名六賢堂明成化時又名
崇賢嘉靖二十一年王公諱齊者守郡復易爲亭

環翠之名始昉噫亭之因革興廢由來久矣夫亭
爲榆關古蹟金元名士曾妥侑于茲顧任其荒頽
而不之省耶志又云此爲州之文案不可廢按亭
在城東北隅于位爲良良之象曰其道光明斯言
誠有本哉然則爲樓爲堂爲亭古人非無所爲而
然而張公之重建雖因猶創也余固樂亭之成尤
樂亭之成而有造于都人士也故復叙其源流而
勒之石

金

周昂鵲山

西征披短服北望慘衰顏
再宿殊雞舍相看獨鵲
山施沾新雨過鳥逐暮雲還
白首瞻星漢何時鼓
角閒

元好問水簾記異

黃花絕境撥未窮道人曾約山櫻紅
鏡臺懸流不易得世俗名取香爐峯
七年長路今一到刺鯁欲
滿平生胸豈知旱久泉脈絕快意一
濯無由供神

三
安
州
詞
明自足還舊觀漫浪爭敢邀靈通何因狡獪出變
化勝槩轉盼增清雄天孫機絲拂夜月佛境蛛網
搖秋風稱奇叫絕喜欲舞恨不日繞青芙蓉銀橋
清涼嶺玉鏡崧坵東世外果無物邂逅乃一逢書
生眼孔塞易破勺水已復誇神功東坡撫掌應大
笑不見鰲窟變魚龍

元好問陽泉西谷

方外復方外脩然心跡清開窗納山影推枕得溪
聲山路遠誰到石田平可耕霜林不嫌客畱看錦

崢嶸

元

劉因往平定早發土門宿故關書所見

風烟全趙如平掌失廓山城夢猶想土門一縷漢
時天萬古行人爲誰仰指似勅敵談笑中爲狀羸
僕忽寒強當年鼓角如可聞急著清吟和林響遠
山宛欲來相迎近山留人屹相嚮或從井底忽登
天倚伏已能先想像平生愛山真惡識今日果爲
山所罔昨朝爽翠擁修眉最恨高樓負清賞壯懷

鬱鬱悶欲絕安得凌風恣吾往天教石頂放一頭
駛若驕驪脫羈鞅山盡勢六出奇俱只恐先生駕
虛枉萬壑霜松動悲嘯極目雲烟埋缺二北門形
勢護中原辨與姦雄增拔濟太行橫絕半九州
在平原幾塵埃何人爲我起六丁嵯峩盡墜天宇
朗千年再挽神禹功恍若瀉流開四象

呂思誠洞雲歌

爲壽聖寺洞雲長老作 洞雲長老全上人本王莊武氏時至正十

一年八月吉日偕行者平定學正陳好謙耿照磨承祖儒士王正里人周裕祖周德思勇安上小河

李思忠列

洞雲洞雲雲何淡洞雲出洞雲無心洞淡歛雲入
洞去踏破虛空不可尋不可尋那可測桃江開雨
天光發山頭放起白月來慧日邊前翻五色翻五
色相閒明肘後淨瓶楊柳生却是玉舍城外行雪
由雪落纔見晴纔見晴還又起洞口柏蔭慈雲裏
火中救濕蓮花青華嚴經藏滿池水滿池水雲歸
來蒲團靜坐絕塵埃清風一塵自談笑長鎖洞門
不肯開不肯開時正睡幽潛未許釣內外却不是
雲又入洞聚散凝合猶四大猶四大聖盤山洞雲

擾擾誰能安洞雲常老無憂樹南北東西自在閑
自在閑緣與覺靈鷲撫養有依托萬松分得曹洞
雲付祝往來不要錯不要錯有無蹤萬松林泉西
庵宗攝衣欲往須能從洞雲如作僧中龍

明

李念打麥詞

農家求飽常受飢日長無食暑雨時八月芟禾五
種麥乳下孫多親頭白每日燒香望春雨全指令

年着短褲風熱皮破收上場趁晴打曬舉家忙

呼了男耕草屋城中有人來此宿官家開倉富家
僕沿邨買雞還借穀寧且不衣與不食回頭語妻
莫要哭

李念養蠶詞

憶昔紅閨少年日阿母當窗教女織嫁夫肯怨姑
家貧採桑採苧兼採薪清晨起來不梳頭雨落鳩
鳴桑葉稠呼伴採桑喜滿筐一眠蠶老食正忙每
日灑掃蠶下坐夜淡暹向蠶邊臥蠶老麥熟簷風
清東鄰西鄰綠車鳴連年饑僅苦支持蠶未出時

已賣絲婦人豈不愛着衣手巧家貧不上機却愁
姑老衣着薄還向鄰家代供作日晚夫婿城中迴
雖食藜藿心亦樂

喬宇故關

道旁松火映溪紅夜度層關月正中老興豈緣楮
槩在少年誰與棄縞同河山表裏連三晉燕趙襟
喉控七雄聖代乾坤皆一統詩書何地不崢嶸

喬宇觀縣水

西嶺寒流遶湖斜離離石子帶晴沙窮源不覺纒

溪遠覽勝何妨問路茅松塢盡時還列棚桃澗
處可移家臨風翻出清商調漫把湘絃聽伯牙

喬宇水簾洞

石圍沙堰綠渠開萬斛泉源出地來引岸田園資
灌溉傍山林壑映滌洄蘭亭暫擬流觴去汾水還
思鼓棹迴其說仙蹤多古洞猶聞夜夜響風雷

薛瑄奉命回次平定

乘輶萬里歷河關報國寧辭道路艱首夏初離巫
峽水新秋又過太行山久聞燕塞征塵掃載喜龍

沙鳳駕還白髮暮年偏感遇東山有日觀天顏

陸深高嶺書院

石梯隨步與雲升又是青山第幾層望到只疑天
更近興來惟有斗堪凭嶺頭日月開昏曉洞口詩
書感廢興一自文公歸蜀後手扶風教有誰能

白孕彩東灣

夾澗三百家遠望如空谷陶復復陶完藉籬代版
築出沒妙不測烏止于誰屋遷者避盜賊又日聚
屬族過澗背鐵山美利倍種穀公劉昔好貨取銀

牙牙獨貨殖傳程卓未富亦可遂

孕彩三義廟

坐談到底誤神州仰止英雄第一流
魏晉河山非復漢關張祠廟尚存劉
當年共割三分鼎今日同升百尺樓
志在中原雖未了後人碑版已千秋

陳廷敬六賢堂

下馬平潭驛訪古六賢堂
滏陽政寬簡湧雲思煒煌
文獻總文炳楊趙齊輩行左司富才藻晚節猶
芬香樂城老對龍鑑湖映末光四賢旣卓犖堪比

一瓣香後益以王呂名蹟能禁當山川景英哲祠
宇成蒼涼士節古所重此道今凋傷荒城鬱茂草
倚徒悲殘陽

朱繪玉屏山

玉屏山高雲木蒼六月山陰冰雪涼淨掃雲烟眠
石榻山人無夢不羲皇

朱繪遊娘子關

娘子關頭水拍天老君洞口赤霞懸驚雷激浪三
千丈洞裏仙人不得眠

姚會極平定官者遺懷

環山一帶繞巖城生聽絃歌雜誦聲地自漢唐多
戰壘人從楊趙識文名春風浪暖桃川口夜月光
灑柏井營兩字家傳清白在獨畱薄宦荅昇平

楊巍新興鎮

西去平潭二十里今宵猶宿野人家鄉雲望盡幾
時到世路愁來未有涯殘雪滿山欺病客春風著
柳惜年華夢中已約漁樵侶共泛滄江二月槎

宋登春娘子關鐵佛寺壁

蕭寺枕幽谷白雲斷埃塵鉢潤龍生雨花香鳥弄
春蓮經談海月蘆浪渡江津得意歸來晚曹溪路
更真

李春芳平潭驛

名州依峻嶺古驛接平潭境土人能辨雲林鳥自
語幾迴歷湖道數欲解征驂野寺逢僧處山泉煮
茗甘

李春芳故關

燕趙倦遊客凌關返故鄉崎嶇回石徑高下度山

岡林壑區時雨郵墟十月霜野人多識面錯愕領
鬚長

李春芳柏井驛

凌嵐躡古驛小憩拂征衣客路澹澹見郵鴉款款
飛層軒依石磴絕岸隱荆扉舊俗勤農業山田處
處肥

謝榛董卓壘

石艾郭東路行行薄暮天農桑晉甸服交軌漢山
川瀾木風猶咽林花火似燃空餘董卓壘不使後

人憐

謝榛絲山懷古

絲水憶介子歿後幾千春獨有英明主終憐忠難
臣斷霞餘古燒悲鳥自荒榛歲歲逢寒食其如惆
悵人

苗蕃絲泉瀑布

突兀清泉湧寨南飛濤鼓浪遶烟嵐家家青磨波
臨竈樹樹霜枝柿敵柑石洞號風疑虎嘯水簾噴
雨作龍潭山雲瀑隱從今約來往無期欲結庵

國朝

王士祿曉發平定

睥睨碧霄邊
征輶發曉天
郭依連阜勢
門瞰下城烟
穴土還成屋
耕山盡可田
唐風動且儉
遺俗到今然

王士正雨中度故關

危棧飛流萬仞山
戍樓遙指暮雲間
西風忽送蕭蕭雨
滿路槐花出故關

王士正再過故關

絕塞依天險雄關鎖地維石橫千仞壁松偃萬年
枝盡日無飛鳥經春有老羆槐花秋雨裏重憶舊
題詩

顧大中出平定州

忽爾危關豁羣然衆嶺低山連鴈門外地出井陘
西亂石淹人跡層冰怯馬蹄相逢故鄉客燈下手
重攜

張恩冠山雨過

冠峩聳秀出雲隈雨後山中不染埃露濯碧簪青

靄合晴梳螺髻翠屏開鳥迎清趣穿松去農帶歡
聲荷鍾來閒涉高岡舒遠眺欣欣花柳遍春臺
甄汝翼石甕生風

甕口風飄自古稀天生靈石發清輝四時爽籟兼
秋迥終日晴岩帶雨霏疑是媧皇畱寶器長同少
女振天衣山高更有清涼界古寺鐘聲萬壑飛

李錦書登禪岩山寺

峻嶮不可攀盤曲度前彎面石疑無徑崖迴更有
山苔痕新雨跡秋色老丹顏放眼千峯外天圍指

顧問

張清如題承天山老君堂

承天迥出邈塵寰古洞玲瓏怪石閒白練平分低
二水畫屏羅列小諸山騷人呼酒聊蘇困道士焚
香應愛閑地僻無從名士隱何勞遠涉度函關

王祖庚故關

阨塞分燕晉雄關亦壯哉鳥從雲外度人自日邊
來新壘軍容盛

明嘉靖時建故關設官校防荒邨
守至今仍之土人謂之新關

驛騎催

關西爲甘
桃馬驛

槐花秋雨露歷下洵詩材

漁洋
集有

滿路槐花
出故關句

王祖庚榆關上巳

金趙閑開知州事時築亭城南名湧泉每逢上巳修禊于此後

人于亭左建嘉山廟流觴曲水遂成故事矣

良辰逢上巳被禊媿前賢古廟滌嘉水空亭紀湧

泉餘寒新柳怯遲日小桃妍辜負春如許相思益

惘然

王祖庚環翠亭落成次韻酬潞安守方孟亭

陽春百尺壯榆關嵐翠迴環雉堞閒君固有心開

舊壘

孟亭守是郡時更修之

我能無意闢荒菅六賢高躅傷

流水

亭卽六賢堂舊址

千古危亭揖遠山俯視萬家烟火

裏朱欄橫檻總爛斑

王祖庚題前明忠烈朱公霞淑先生像後

氛惡薄邊城孤臣義獨明不降旗莫轉之死氣如

生

公于城頭豎一旗書誓不降三大字

勁節羞儕吏

時秦中郡縣爭望風降

危

言叱悍兵

衙兵驕橫脅公降公叱不從

泠泠泉下水畱得弔忠

名

公殉于井題名弔忠泉

末造衣冠喪披靡寇日深竭忠邁

父命報國勵臣心

公父穉胎以書曰死爲上逃次之從賊則斷不可公報曰兒知

所以處此矣

智井身何在遺圖頌到今感懷思昔變慨

懷寄哀音

郭一裕朱忠烈

孤臣義颺不降旗此是先生抗節時一死能齧

下慟千秋不愧世人師擴開智井思容體

井口素狹數日

前命擴之人莫知其意及死乃悟公體肥固預爲授命之地也

叱退羣凶怒裂齒

想見弔忠泉裏水至今猶自泣淋漓

曾尚增平定雜詩

幽州寵命帝親除露布頻看報捷書會罷西河蒙

上賞論功誰並藺相如

王君廓

忽見黃星事又新幾年高臥故園春方山居士嘉

山隱不媿羲皇以上人

楊著耿守直號金亡不仕著隱嘉山守直號方山

居士

恆山西望客心驚烽火遙連上艾城虎兇盡驅石

人砦西陽從此罷刀耕

聶珪恆山武仙反珪破之于石人砦

尚書廉正動邊城黃髮承恩冠兩京淮上至今歌

孺子水清何似使君清

耿九疇官兩淮時有水清不如使君之頌

當年啣命赴長城大義分明一死輕三十六人誠

底事到頭不媿近臣名

紹夔上命往嚴邊功逆瑾出尺紙詔夔曰此吾子弟

輩三十六人名也君爲我誌首功夔不從瑾
使人道殺之有我天子近臣豈從賊謀語

城頭誰豎不降旛七世衣冠猶報恩故印已同城

竝失忠泉千古與招魂

朱一統

姚學瑛秋日偕沈院長竝僚友湧雲樓小飲

蕭蕭木葉碧城秋結伴登臨共勸酬遠近烟嵐杯
底合參差雲樹望中收昔賢何處傳三異我輩誰
當第一流懷古蒼茫頽徙倚夕陽山影入高樓

沈榮勳次姚刺史秋日湧雲樓集飲原韻

誰開圖畫一天秋社鷄香山競倡酬幾曲闌干涼

月近千家簾幙夕陽收客中詩興濃如織座上巖

光翠欲流睥睨重城高百尺頌聲直上湧雲樓

樓

左側雉堞下列居民環覽無不在目刺史以磚瓦彌其罅隙近城州民德之立石垂久故云

吳巖湧雲樓步漁洋山人韻

層樓舊築女牆邊問俗人遙四百年嘉嶺含雲開
翠嶂懸泉噴雪下平川溪山草樹逢新雨
流憶昔賢古塞榆關真扼要我來侵曉跨連錢

胡予翼登天衢閣和豐山觀察韻

盤空高閣逼星槎勝日登臨赴晚霞千里關河三

晉路一城烟雨萬人家畫欄縹緲連青靄銀榜熒
煌耀白麻吟罷新詩頻悵望蓬瀛天際寄情賒

閣爲

豐山先生題額

胡予翼天衢閣春望

何處登臨迥絕攀天衢高閣枕榆關淡濃烟鎖東
西峪上下城連遠近山庭榭俯看春樹裏人家疑
住畫圖閒我來借得維摩榻暇日憑欄一解顏

時在

僧寺借住